

·文献学苑·

试论古代寺院藏书的贡献

曹 之 (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)

摘 要: 寺院藏书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文章从数量众多、具体方法、出版佛经、重视典藏等方面论述了古代寺院藏书的贡献。

关键词: 寺院藏书 特点

中图分类号: G256.1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3-6938(2011)02-0123-02

Discussion 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Book-Collection in Ancient Temples

Cao Zhi (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, Wuhan University, Wuhan, Hubei, 430072)

Abstract The Book-collection of templ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ook-collection in ancient China. The article discusses its contribution from its large number, specific methods, publishing Buddhist scriptures, emphasizing book-collection.

Key words Book-collection of temples; Contribution; Philology

CLC number: G256.1

Document code: A

Article ID: 1003-6938(2011)02-0123-02

寺院藏书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寺院中有僧尼,有僧尼就有诵经活动。佛经是寺院的共同财产,需要集中管理,于是就产生了寺院藏书。东汉明帝以还,佛教东传,汉译佛经越来越多,传抄的复本越来越多,这成为寺院藏书的主要来源。东汉洛阳白马寺是最早的寺院藏书地,佛经东传的第一站就在这里。斗转星移,随着佛教的盛行,寺院和僧尼越来越多,寺院藏书的地点越来越多,寺院藏书的读者群也越来越大。源源不断的藏书来源,不断扩大的藏书地点,日益增多的读书群,加上历代统治者的利用,为寺院藏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以下对古代寺院藏书的贡献试加论述。

1 古代寺院藏书数量众多,内容广泛,保存了大量古籍

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,梁武帝于华林园收藏佛典 5400 卷,《开元释教录·入藏录》载唐开元间西崇福寺收藏佛典 480 帙、1076 部、5048 卷。寺院除大量收藏佛典之外,也收藏了不少非佛典古籍。唐释道宣记南朝宋丹阳南牛头山佛窟寺有不少藏书:“一佛经、二道书、三佛经史、四俗经史、五医方图符”,^[1]其中道书、俗经史、医方图符等,都属于非佛典古籍。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中,虽然佛经占了绝大多数,但也有不少儒家经典、史书、医书、天文、历算等各类文献资料,甚至还有户籍、契账、便条等。现代佛学图书馆也是这样,台湾福严佛学院藏有大藏经六套,单本佛典 2000 册,非佛典图书 2000 册。台湾圆光佛学院的两

个图书馆藏有各类大藏经 23 套,单本佛典图书 12600 册,非佛典图书 4000 余册。

为什么寺院藏书收藏非佛典图书呢?有四个原因:一是僧众为了弘扬佛教,需要学习儒家经典和一些必要的文史知识,需要收藏包括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在内的各种非佛典图书,不断充实自己。不少僧人别集的“外集”部分都有大量无关佛理的诗文,例如清释敏历《香域内外集》中的“内集”是释家语录、偈语,“外集”七卷就是无关佛理的诗文。这说明释敏历的儒学功底也是很深的,可能是在寺院里学得的。二是寺院也有教育职能。不少寺院开设寺学,为僧众讲授最基本的文史知识。还有一些平民因为贫穷、年幼等原因,一方面作为寺院的勤杂人员,干些扫地、挑水之类的工作;另一方面也常常利用空闲时间借读。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、著名茶学专家陆羽等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。据《梁书·刘勰传》:“勰早孤,笃志好学,家贫不婚娶,依沙门僧祐,与之居处,积十余年。”刘勰在寺院里十年寒窗,博览群书,为后来创作《文心雕龙》打下坚实的基础,他还协助高僧僧祐编撰了我国古代著名的佛经目录《出三藏记集》。唐代陆羽也曾在寺院借读,后来写出我国古代第一部茶叶专著《茶经》。唐代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少时也曾曾在寺院里学习过。很显然,他们在寺院里学到许多东西,寺院藏书不可能没有非佛典图书。三是寺院远离“红尘”,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扰,具有相对的保险性和稳定性。古代不少文人为了著作传世,把目光锁定寺院,甘心情愿把著作交给寺院托管。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把

编定的文集抄了几个副本,分藏庐山东林寺、洛阳圣善寺和香山寺、苏州南禅院等。南宋洪咨夔把 13000 卷藏书寄藏于天目山宝福寺。清代阮元把藏书分藏于杭州灵隐寺和镇江焦山西麓海西庵,建“灵隐书藏”和“焦山书藏”。其《焦山书藏记》云:“史迁之书,藏之名山。白少傅藏集于东林诸寺,孙洙得《古文苑》于佛龕。闲僻之地,能传久远,故仿之也。”^[2]两寺各以两僧看管,“书既入藏,不许复出,纵有繙阅之人,照天一阁之例,但在楼中,毋出楼门。烟灯毋许近楼。寺僧有鬻借霉乱者,外人有携窃涂损者,皆究之。”^[3]焦山书藏藏书最盛时多达 3570 种、4002 部、21470 册、59747 卷。可见寺院藏书数量既多,也很安全可靠。四是古代一些州县,常将谱牒交寺院保管,更加丰富了寺院藏书的内容。直到近代,一些家族续修家谱时,还常常到寺院里查考有关家谱,以便弄清先人的世系、生卒年等,如浙江省长兴县吉祥寺就曾藏有唐至清代周围村落的家谱,十分完整,可惜已全部毁于战火。

2 寺院藏书的具体方法影响巨大,相当于“国家标准”,指导并统一了佛教藏书

早在隋代,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中“入藏录”,为寺院藏书勾画了一个蓝图,唐道宣《大唐内典录·历代众经见入藏录》成为当时寺院藏书的重要依据,这也是敦煌遗书中《大唐内典录》零种复本较多的原因所在。唐智昇《开元释教录》卷十九和卷二十《大乘入藏目录》和《小乘入藏目录》成为开元十八年(730 年)以后唐代寺院藏书的“国家标准”,成为寺院大藏经建设的依据。晚出的《开元释教录略出》以千字文编号,从“天”至“群”,共 480 号,一字代表一帙,简洁易记,为入藏佛经的整理、排架和检索提供了方便。千字文编号的使用,沟通了藏书、管理者和读者三者之间的联系。每种图书在排架和目录中都有固定的位置,管理者能够根据千字文的顺序很快找到读者需要的图书。这种以千字文编号的方法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。以往学者多认为《开元释教录》和《开元释教录略出》同出智昇,而方广锬认为《开元释教录略出》并非智昇所撰,主要有两条原因:一是智昇《开元释教录》、圆照《续开元释教录》和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》都没有著录《开元释教录略出》;二是《开元释教录》和《开元释教录略出》有许多不同,《开元释教录·入藏录》有 480 帙、1076 部、5048 卷,而《开元释教录略出》有 478 帙、1080 部,卷数和纸数也因本而异。千字文帙号亦非智昇发明,因为据智昇《开元释教录》开凿的房山石经、圆照《续开元释教录》和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》、玄逸《开元释教录广品历章》都没有千字文帙号,说明千字文帙号当是晚唐、五代或宋初人发明的,是当时广为流传的大藏经上架目录。《开元释教录略出》有许多版本,最初来自何地何人,已不可考。^[4]不管作者是

谁,它对寺院的大藏经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白居易《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》云:“以《开元经录》按而校之,于是绝者续之,亡者补之,稽诸藏目,名数乃足。”^[5]这里的《开元经录》指的就是《开元释教录略出》,可见《开元释教录略出》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宋初雕印的《开宝藏》也是以此为据的。

另外,寺院藏书所用的转轮法对佛教藏书也有较大影响。轮藏是一座两三层楼的木制建筑,上下贯通,中有转轴,转轴四周有六面或八面的大木龕,每面有抽屉若干,贮藏佛经。就整体而言,就像一个可以转动的大书架。宋释契嵩说:“夫转轮藏者,非佛之制度。乃行乎梁之异人傅翕大士者,实取乎转法轮之义耳。其意欲人皆预于法也。”^[6]也就是说,轮藏是由南朝梁傅翕发明的。傅翕,字玄风,东阳郡乌伤县稽亭里人,自号“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”,简称“傅大士”。据记载:“大士在日,常以经目繁多,人或不能遍阅,乃就山中建大层龕,一柱八面,实以诸经,运行不碍,谓之轮藏。仍有愿言,登吾藏门者,生生世世不失人身,从劝世人有发菩提心者,志诚竭力,能推轮藏不记转数。是人即与持诵诸经功德无异,随其愿心,皆获饶益。今天下所建轮藏皆设大士像,实始于此。”^[7]简言之,轮藏是为目不识字或虽识字而无暇读经者而建,形式简便,只要旋转一周,就可遍阅群经,建立功德。它是佛教走向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表现。轮藏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唐代白居易曾用八年时间为苏州南禅院千佛堂造过一个转轮:“堂之费计缗万,藏与经之费计缗三千六百。堂之中,上盖下藏。盖之间,轮九层,佛千龕,彩绘金碧以为饰,环盖悬镜六十有二。藏八面,面二门,丹漆铜错以为固,环藏敷座六十有四。藏之内,转以轮,止以柅,经函二百五十有六,经卷五千五十有八。”^[8]可见转轮的规模是不小的。又据宋叶梦得为常熟胜法寺撰《轮藏记》:“惟转轮藏侈,极雕刻彩绘之观,以致其庄严之意,可使凡徼福悔过者,一皆效诚于此。吹蠡伐鼓,机发轴运,象设骇于目,而音声接于耳,不待发函展卷,而其心固已有所向矣。”^[9]可见轮藏注意雕饰,营造庄严之气氛,能够达到“不待发函展卷,而其心固已有所向”的目的。后世造轮藏者极多,式样越来越华美,仪式越来越复杂,叶梦得说:“吾少时见四方为转轮藏者无几。比年以来,所至大都邑,下至穷山深谷,号为兰若,十而六七。吹蠡伐鼓,音声相闻,襁负金帛,踵蹑户外,可谓甚盛。”^[10]

3 寺院大规模地写经和刻经,是雕版印刷的先行者和传播者,促进了古代出版事业的发展

在写本时期,不少寺院除了僧众直接抄经之外,还有专门抄写佛经的人员。不少译经活动就在寺院里进行,例如南朝梁的寿光殿、华林园、正观寺、(下转第 144 页)

- [34]陈田夫.南岳总胜集[A].CBETA 电子佛典集成·大正藏 51 册[DB/CD].台北: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2010: 1071.
- [36]白居易.白氏长庆集·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[A].四部丛刊·初编·集部[DB/CD].北京: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 2001:1.
- [39]释一然.三国遗事[A].CBETA 电子佛典集成·大正藏: 49 册[DB/CD].台北: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2010:993.
- [40]血经[EB/OL].[2010-10-27].http://www.fjdh.com/wu-min/HTML/47418.html.
- [41]释祿宏.往生集[A].CBETA 电子佛典集成·大正藏 51 册[DB/CD].台北: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2010:133.
- [42]释志磐.佛祖统纪[A].CBETA 电子佛典集成·大正藏: 49 册[DB/CD].台北: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2010:221.
- [43][45]王蕾.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研究[J].图书情报工作 2007 (7):138-140.
- [44]道宣.集神州三宝感通录[A].CBETA 电子佛典集成·大正藏 52 册[DB/CD].台北:中华电子佛典协会, 2010:428.
- [46]宋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 1977:14107.
- [47]藏文佛经[EB/OL].[2010-10-27].http://www.foyin.com/plus/view.php?aid=67992.
- [48]关于佛经[EB/OL].[2010-10-27].http://blog.163.com/lmj1010@126/blog/static/6873275720108691523312/.
- 作者简介:黄建年(1966-)男,博士,研究馆员,研究方向:古籍整理、数字图书馆、信息组织。

(上接第 124 页)

占云馆,北魏洛阳的永宁寺,北齐邺的太平寺,隋代长安的大兴善寺,唐代长安的弘福寺、玉华宫、福光寺、西明寺、资圣寺等。译经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抄写。据智昇《开元释教录》和陈士强《汉译佛经发生论》,古代佛经翻译总数为 2767 部、7865 卷。也就是说,这些译本都是寺院首先抄写的。除了原本之外,寺院还抄了不少复本。雕版印刷发明之后,不少寺院捷足先登,充分利用这种最先进的制版方式,弘扬佛教文化,先后刻印了不少大藏经和零种佛教著作。大藏经如宋徽宗政和二年(1112 年)福州开元寺刻印的《毗卢大藏》,宋理宗绍定四年(1231 年)平江硤砂延圣院刻印的《硤砂藏》,元世祖至元六年(1269 年)余杭大普宁寺刻印的《普宁藏》,明代五台山妙德庵、径山寂照庵等联合刻印的《径山藏》等。零种佛教著作如唐洛阳敬爱寺刻印的律疏、元代江陵资福寺刻印的《金刚经注》等。

4 寺院藏书重视典藏,编撰不少目录,促进了古代藏书建设和目录学的发展

如南朝梁僧绍编《华林佛殿藏书目》、隋释法经编《众经目录》、唐释道宣编《京师西明寺录》、唐释静泰编《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》等,敦煌遗书中也有不少佚名编藏经目录,如《三界寺藏经目》、《金光明寺藏经目》、《安国寺经目》、《乾元寺经目》、《沙州诸佛寺藏经目》等。佛典在流传过程中,因为种种原因,总有或多或少的阙失,不少佛典目录都著录了阙本。阙本目录,使人心中有数,细心搜访,往往可以成为完帙。例如隋彦琼撰《众经目录》卷五著录阙本 378 部、677 卷,唐释明佺等撰《大周刊定众经目录》卷十四和卷十五著录阙本 1148 部、1980 卷。而唐代一般图书的收藏“只记其有,不记其无,是致后

人失其名系,所以崇文、四库之书,比于隋唐亡书甚多,而古书之亡尤甚焉”。^[11]寺院编撰的阙本目录为继续搜访图书、保证藏书的完整性做出了贡献。

以上就是古代寺院藏书的主要贡献。我国古代有丰富的佛典文献,寺院藏书对古籍的保管和利用做出了不懈努力,值得我们认真研究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道宣.续高僧传·唐润州牛头沙门释法融传[A].大正藏 50 册[Z].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2:604.
- [2][3]叶德辉.书林清话·书林余话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7:21.
- [4]方广锬.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·汉文大藏经帙号考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:408.
- [5]白居易.白居易集·香山寺新修经堂记[M].长沙:岳麓书社,1992:1130.
- [6]契嵩.潭津文集·无为军崇寿禅院转轮大藏记[A].文渊阁四库全书:1091 册[Z].台北:商务印书馆,1986:547.
- [7]楼颖.善慧大士传录·卷一[M].刻本.续金华丛书,1924.
- [8]白居易.白居易集·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[M].长沙:岳麓书社,1992:976.
- [9]范成大.吴郡志[A].文渊阁四库全书:485 册[Z].台北:商务印书馆,1986:262.
- [10]叶梦得.建康集·建康府保宁寺轮藏记[A].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:1129 册[Z].台北:商务印书馆,1986:616.
- [11]郑樵.通志略·校讎略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:722.

作者简介:曹之(1944-)男,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研究方向:古典文献学。